



博士文丛

· 哲学美学

Philosophy

Aesthetics

回乡之路

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

南木子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回乡之路

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

南木子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回乡之路：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李德臻(南木子)
著. —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01
ISBN 978-7-308-08120-7

I. ①回… II. ①李… III. ①生态学：美学—研究
IV. ①Q14-0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19442 号

回乡之路——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

南木子 著

责任编辑 葛玉丹
封面设计 项梦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大漠照排印刷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浙大同济教育彩印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1.5
字 数 340 千
版 印 次 2011 年 1 月第 1 版 201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08120-7
定 价 40.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 88925591

摘 要

生态美学的理论渊源可追溯到被称为中国“三玄”的《周易》、《老子》和《庄子》,“三玄”之著一个明显的共同特点是蕴涵着深厚的生态美学思想。生态美学思想诞生于人与自然密切关联的存在际遇,在人与自然同在的衍化过程中,人的原发存在向创生与审美存在无限敞开并恒久地指向人与自然万物和合共生的“天人合一”终极旨归,从而形成了具有东方生态智慧特征的老庄生态美学思想与哲学范式。虚极的宇宙之道——“天道”与静笃的心灵品性——“人性”同构哲学范式,象征着人对自然万物亲缘上的认同、情感上的贴近和审美主体间性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人类的生存在“应然”与“必然”的调适中抉择了具有历史意义与当代精神双重价值的诗意栖居之境——适然世界。

本研究属于生态美学范畴,其理论基础为老庄超然哲学思想,并汲取古代易学无极衍化理论、天人和合思想以及当代西方深层生态学、后现代主义哲学、海德格尔诗性存在哲学与美学等思想。通过诠释老庄“返朴归真”哲学思想,以“虚极”与“静笃”为生态审美进路的基点,对“自然而然”的天道精神与“无为而为”的人性本质两个审美维度进行思辨,从学理上厘清自然与人类的本真美、衍化美、终极美的内在关联,从而疏浚“和合共生”自然衍化之道与“诗意栖居”人类生存之境的审美通道,提出和构筑老庄生态美学“天道”与“人性”同构即“道性同构”哲学范式,最终通达“天人合一”即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永续衍化的终极境界。从形而上价值观与形而下方法论两个层面,为面对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和人的心性生态“三大危机”而“迷失自我”的当代人,指明一

条寻皈审美生存家园意境的“回乡之路”。旨在超越西方传统生态与存在美学重自然人为景观轻自然原生态气象、重事物功用价值轻存在审美价值、重外在物象轻内在心性、重个别强势物种轻整体生态平衡以及天人主客二元论思维的局限，倡导人们在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观照下，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天人关系，自觉“返朴归真”到宇宙之道本初美与人性之德朴真美的优态境域，遵循自然生态衍化与人类生命流行的普遍法则，珍视与守护自然生态，内观与调适心性生态，以平和、淡定、宁静的心境，寻找和皈依于审美生存的美妙家园之中。

关键词：回乡之路 寻皈 审美生存 家园意境

序 一

“适然世界”的追寻

在普遍浮躁与不乏困惑的年代里,《回乡之路——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是一部全面诠释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探索之作,也是一部回归人类诗意家园——“适然世界”的探寻之作。

《回乡之路》作者李德臻(南木子)是我众多博士生中一位不可多得的追求美学境界的“太学生”。德臻从师于我时,已是年过半百的“过来人”。他年轻时跟从过名医研读药典、开辟百草园用中草药为父老乡亲治病,后来继承父业在农村当过多年教师,后来又考上大学、考入公务员,攻读 MBA 硕士以及 PhD 博士时已是县政协的领导。沧桑变迁,德臻的生态情怀弥浓;人事代谢,德臻的求知志向不渝。他非常赞同我的“适然世界”思想,并且把“适然世界”视为他孜孜以求的人生境界。在《回乡之路》中,德臻以“道性同构”的“生态自我”来重新审视人类的发展,提出了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协同进化的生态存在整体观,并为“适然世界”理论充实了新的内容。这一博士论文不但体现了他的学术追求,也深深渗透了其浓厚的审美文化和生态情怀。

德臻的理论探索具有双重超越的意味,其整书的价值既体现在对西方传统美学“四重四轻”的超越上,又体现在对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现代转型与理论建构上。前者即超越西方重人为景观美、轻原生态自然美,重功利性事物价值、轻审美性存在价值,重外在性物象建构、轻内在性心性修炼,重二元性主客对立、轻整合性天人一体的局限。后者即从“返朴归真”、“道性同构”、“天人合一”、“浙中绿岛”四个方面阐述了

老庄生态美学思想的价值基础、哲学范式、终极旨归、实践范例。值得一提的是,《回乡之路》以“顺道”与“齐物”两个维度解读老庄生态哲学与美学思想,具有新意。作者指出了以往老庄生态美学思想在研究中被注解化、分割化、肤浅化、表象化、降格化和变相化,并且强调:要正本清源,就得从形而上的层面去夯实老庄生态美学的哲学基础,为老庄生态美学“道性同构”范式与现代西方“诗意栖居”生存哲学以及当代“适然世界”生存美学思想疏浚审美通道。

“道性同构”是《回乡之路》生态美学的一大理论创造。从本原上说,天、人、物、我之间的关系不是离散系统中的孤立式关系,也不是主体世界与客体世界或精神世界与物质世界的分割式关系,而是生命上同宗同源、本质上一体相融、体用上相顺相齐的关系。老庄生态美学“道性同构”审美之维的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道”乃以“自然”为其本性,王弼对道法自然的解释是:“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德臻认为:“在老子那里,自然万物都是不可以被对象化的,也就是不可以作为人的认知对象而被把握与统治的,人们只有通过体验和想象才能接近与洞悉它,也就是说唯有审美的方式才能够接近到自然本身。老子的‘自然’不是自然(自然界)本身,而是包括人类在内的自然万物应有的存在样式与衍化规律。在老庄生态审美思想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共时性的二元对立关系,而是历时性的生命衍化过程。”这就为“天道”与“人性”发掘出了内在的“同构”性:人本自然,离开自然的人通过顺道可以复归于自然。由此德臻强调,老庄生态美学思想范畴中的“人性”也即人的本质心性,不是人区别于动植物的特殊生物属性,也不仅是人的社会伦理的道德属性,而是人的心性持续地向着生生不息的自然万物的伸展,是为和合的人类之德与一体万化的“天道”相和,是人的心性不断地在自然生态、社会人文生态和自身心灵生态相融合的世界中的实现。对老庄生态美学进行如此的“道性同构”的历史提炼与理论抽象,为人类未来生活样式的选择提供了一种中国化的依据与思路。

“浙中绿岛”是《回乡之路》对生态文明的一大实践亲证。《回乡之路》的一个可贵之处是不仅从理论的层面对老庄生态美学进行反思,而且从实践层面对回归人类“适然世界”进行探寻,“浙中绿岛”便是和美境域中一个“桃花源”式的案例。“浙中绿岛”指浙江中部地区绿色的、无污染的、和谐的、可持续发展的生态

区域——武义。武义县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生态禀赋是生态文明建设坚实的物质基础和不竭的力量源泉。武义县开创了生态农业、生态工业、生态旅游、生态人居环境等模式,综合地形成了“生态武义”的“绿岛效应”。德臻在分析的基础上指出:“浙中绿岛”的出现,顺应了现代人生理、精神的需要,适合当代都市人渴望“返朴归真”、向往“诗意栖居”的时代要求。德臻总结道:“浙中绿岛”武义案例表明:武义生态文明建设伊始就把生态文化定位在“生态本位”上,并以此为理论基础导出发展观和实践论,以全面、优态、可持续发展的“绿岛效应”证明了可持续发展不是一种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观和实践论,而是一种以人为本位出发的兼顾生态环境和人类后代发展的可持续发展观和实践论。德臻认为武义案例给当代社会的重要启示有三方面:一是确立人与自然和合共生、协同进化的生态存在整体观;二是确立“应然世界”与“必然世界”相契合的生态存在价值观;三是确立完善自我精神与关切生态现实相结合的生态存在实践观。我认为,“浙中绿岛”作为与“生态本位”理论相映的实践,为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展开提供了范例。

“和美之境”是《回乡之路》对道家人格的一大理想描述。从伦理的视角对人格——人的本质生存状态进行思考,以“顺道”为原则追求“适然世界”的道家人格是具有人类普遍价值意味的。老庄的“道法自然”既是物质的又是意识的,有着遵循宇宙万物衍化规则的哲学观和包涵宇宙万物和合共生演进的生物论的双重含义,它的落脚点是“适然”与“顺道”的宇宙存在观和人类实践观。“适然”与“顺道”观,是以“自然而然”和“无为而为”作为立论之维的。“自然而然”是天道存在的终极状态,彰显了宇宙的本初之美;“无为而为”是人性修行的基本精神,反映了人格的朴真之美。从生存论哲学来看,人格就是人的存在本身,就是人与存在相联系的当下的“在者”,即现实人本身。人不应是抽象的,而应是具体的、现实的,这现实具体的人就是类伦理学所要研究的“‘格’中之人”。可以说最大的“格”是“生态之格”,而“自我”是人格意识的当下彰显,人的成长从个体自我走向群体自我、社会自我,最终走向人与自然和谐相融、与世界适然相处的“生态自我”,是人格境界的不断进步与升华。如果说“上帝”代表着价值生命中对“应然世界”的追求,“牛顿”代表着价值生命中对“必然世界”的追求,那么在“上帝”与“牛顿”之间的“适然世界”则是价值生命所真正值得追求的人格世界。道家超越了“应然”与“必然”的思想局限以追求“适然世界”的和美之境,倡导“自然无为”、

“致虚守静”、“万物平等”和“自由精神”等人格品性,对消解当今世界面临的自然生态破坏、社会状态紧张和精神心态浮躁的“三态”危机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时代价值。

“适然世界”中的“适然”是一个与“本然”和“应然”相对应的概念。“本然”强调的是世界的自在性、客观性、必然性,“应然”强调的是世界的自为性、主观性、或然性,“适然”则是“本然”与“应然”二者矛盾的辩证统一。“适然”重视的是相对于人的合理性和“属人世界”的真理性。在人所面对的多重世界中,“本然世界”是一个客观自在的自然世界,是科学世界所依据的本体世界;“应然世界”是一个人的主观世界,是宗教世界所依据的本体世界。“适然世界”与前两种世界不同,它是一个在人的社会实践基础上统一了人的主客观矛盾的人的“价值世界”,是体现着人格生成与发展规律的显现“道性同构”本质的现实生活世界,因而也是伦理价值所追求的达到“生态自我”境地的人格世界。《回乡之路》以“适然世界”的寻求为目的,提倡用审美的眼光看待天人关系,自觉“返朴归真”到宇宙之道、本初之美与“人性”朴真之美的优态境域,遵循自然生态衍化与人类生命流行的普遍法则,珍视与守护自然生态,内观与调适心性生态,以平和、淡定、宁静的心境,寻皈于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因而,《回乡之路》对人类的启示有着终极的价值意义:人永远生活在以上帝为象征的应然世界与以牛顿为代表的必然世界之间,这是一个适然的世界,是一个没有了工业文明过度破坏与现代化过度贪婪的世界,是一个可以诗意栖居与安顿灵魂的理想世界。

在博士论文出版之前,德臻与我商量,开始拟定的书名还有几个,最后德臻还是选择了《回乡之路》,以表达他对生态哲学与生命意义的难以挥去的追寻感。精神的家园、灵魂的故乡、人格的栖居之所是人类永远需要追寻的,尤其是当越来越多的国人面对“物”与“乱”的世界,当人在拼搏奋斗之后迷茫徘徊之时,这一《回乡之路》必然会给人以一种智慧的启迪和审美的召唤。

2010年10月12日于浙江大学玉泉校区

序 二

漫步于“回乡之路”上

南木子先生是我的老乡，他让我给他的生态美学专著《回乡之路——寻皈审美生存的家园意境》(以下简称《回乡之路》)作个序，已近三个月了。这些年，我虽然也阅读一些美学的文章，但都是与道学密切相关的，比如道教音乐美学、道法自然与中国书法审美、庄学与中国山水画审美之类的。“生态美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平时接触得较少，怕说不到点子上，于是迟迟没有动笔。九月底，我去了趟东白山，南木子风雨兼程地来问道，虚心诚意可鉴。其实，我与南木子很投缘，在道学、音乐、书画等方面有着很多共识。回到北京白云观，我静静地翻开了南木子的著作，走进了一条充溢着返朴归真意蕴的“回乡之路”。一路上“道”的无限观照，自然的万千气象，人间的生态情怀令人沁心惬意。这里，我捡了该著中几个新道学观点漫谈几句，以飨读者同仁：

一、提出了“三元说”。“三元说”是《回乡之路》关于道学宇宙生成论最前沿的学术观点，也是南木子关于道家生态哲学与美学最新颖的思想闪光点。《道德经》第42章关于“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论述中的“三”，传统上大都将其解释为天、地、人“三才”。对此，南木子提出质疑，认为“三才说”把人置于与天地齐等而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是缺少学理依据的，并且有着严重的思想流弊，它与西方基督教、理性二元论、极端科学主义等为人类中心主义提供了理论支撑，是与生态主义、绿色思潮和未来生态文明社会的历史潮流向背的。南木子主张，“三”是指天、地、气“三元”，苍天与大

地在元气的中和下衍化创生出人与自然万物。南木子运用生物学有关数据进行证明：“地球上最古老的蓝藻类微生物和蕨类植物至今分别约为 35 亿年和 23 亿年，而最古老的人类距今只不过约 300 万年，人类有文字可考的文明历史仅仅是 6500 多年。”因此，人类在自然生物这个大家庭中仅仅是个小字辈，并非与“天地”并列的父母辈。南木子的“三元说”独树一帜地把“三”理解成天、地、气“三元”即构成自然的三大元素，从而改变了把天、地、人作为生成万物的父母的“三才说”，认为人与万物是平等的兄弟姐妹关系，同属于天、地、气生化而成的自然之子，人与万物是平等的关系而不是从属关系，从本原上确立了人与自然万物平等的地位，这就把人重新放置与万物平等的生态位上，从宇宙生成的本原上避免陷入人类中心主义的理论陷阱。南木子的“三元说”对老子宇宙创生论和庄子齐物观的立论之维进行了新探索，其“元气中和”等观点与老庄生态哲学思想以及道家道教生态智慧的基本精神是相一致的。

南木子的自然生成“三元说”把“道”作为本原范畴，并认定天地为人与万物的父母、元气为人与万物产生与生存的媒介和承载者，从而沟通了“道”和“气”的关系，由此开出人与“气”之间的依存关系：老子曰“冲气以为和”，庄子曰“通天下一气耳”。中国道教教义和中医理论不仅把“气”看作是创造生命的载体，而且把“气”看作是“命”的承载者，气聚则生，气散则亡，人（生物）的生与死全在于“气”。宇宙生成“三元说”与传统的“三才说”有着本质的区别，而与胡孚琛先生的“信息源”新道学观有着互通之境。胡孚琛先生在《21 世纪的新道学文化战略》一文中提出：“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这段话是道学文化中关于宇宙创生和演化的基本图式，道学的道就是一种自然生化之道。其中‘一’指先天混沌一气，道教内丹学家称之为元始先天祖气，是宇宙创生之始混沌状态中隐藏着的秩序，是产生万物普适的内在节律的信息源。‘二’是阴阳二性，即引力和斥力对立统一、相互作用的状态。‘三’是有象、有气、有质的信息、能量、物质三大要素。在宇宙创生之前，道从虚无空灵状态中先化生出先天混沌一气，继而分出阴阳二性，再依次转化为信息、能量、物质三大基本要素，在宇宙大爆炸中由信息、能量、物质组成万物纷纭、生机勃勃的世界。”胡孚琛的“信息源”新道学观与南木子的自然生成“三元说”有一个共同的思想特征就是从自然万物生成论的源头否定了“人等同于天地而凌驾于自然万物之上”

的人类中心主义理念,为当今生态主义和未来生态文明社会提供了理论支持。

二、诠释了“顺道论”。《回乡之路》全面、深刻地阐述了余潇枫先生提出的“顺道论”理论观点。从而摆脱与超越了长期以来围绕老子道学的核心思想究竟是“自然”还是“无为”的争论,同时也否定了关于“自然即无为,无为本自然”两者无分别的传统道学观。余潇枫先生认为老子的“顺道论”与庄子的“齐物论”共同构成了老庄生态哲学与美学的基本理论体系。老子“顺道论”是以“自然而然”和“无为而为”作为立论之维的。“自然而然”是天道存在的终极状态,彰显了宇宙的本初之美;“无为而为”是人性修行的基本精神,反映了人类的朴真之美。两者对应和合,从而使“天道”与“人性”和谐同构。南木子对余潇枫先生的“顺道论”进行诠释是从“自然而然”和“无为而为”两个维度展开的。

首先,顺道的“自然而然”之维。南木子认为,老庄之“道”和自然的联系在于二者都体现了作为其本质的“自然而然”之维。在老庄那里,“道”是自然而然的,而自然而然的具体化就是虚静恬淡,因而与“道”对应的人性也应是虚静恬淡的。“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道德经》第16章)所谓万物之根就是“道”,“归根曰静”意思就是“道”的本性是虚静恬淡的。正因为“道”是虚静恬淡的,所以它是超然的,是感官所不能感知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道德经》第16章)庄子也认为:“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天地之本,而道德之至。”(《南华经·天道》)老子顺道宇宙观的核心思想是“道法自然”,即“道”以自然为归,“道”的本性就是自然,虚静恬淡寂寞无为的本质特征也同样是自然而然。

其次,顺道的“无为而为”之维。南木子认为,老庄的无为而为人性观是对刻意妄为和强烈的感官欲望追逐的摆脱与超越,因而致虚守静的目的是摆脱性分之外的欲望功利对心性的困扰,使心性处于虚静平和的自然状态中。这种对性分之外的欲望功利的无所追求当然是无为的。南木子强调,只有在本着毫无性分之外的欲望功利追求的虚静状态下进行的个体实践活动中,人才能获得自由。无为的目的是敞开并保持人的虚静的自然本性,并不是否定人的所有作为,而是倡导“无为而为”。实际上,老庄否定的是导致人的自然生命的纷驰、心理的情绪和意念造作的人为,因为这些人为了是违背自然天道的,性分之外的东西往往会逼迫人成为自然生命、情欲和意念的奴隶,使心性得不到自由自在。《回乡之路》强

调这样一个理念：一切能通向虚静恬淡的自然状态的人为努力都是“无为”的、自然的，这就是老庄一再强调的“无为而为”，也就是说“无为而为”是合乎自然的，是顺应天道的。

三、拓展了“返朴归真”的新内涵。在南木子的视域中，老庄“返朴归真”思想观照的“回乡之路”是一个包含过去、现在、未来三重时间向度和个体、社会、世界多元空间维度的审美存在之境。简而言之，“回乡之路”就是“返朴归真”，它包含着一种以自然精神渗透人类生存的诗性智慧，它通过体验自然的美妙之境而寻找生命意义的线索，以感悟自然而然的宇宙本初之美而引导心性践行无为而为的朴真之美，从而催生出与自然、与社会、与他人友善合作、和谐相处的和合精神。当人拥有这种和合精神，就意味着确立了审美生存的生态自我范式，就意味着对自然的敬仰和对万物的亲和，也意味着人漫步于“回乡之路”上即人的心性皈依了审美生存的诗意家园。

《回乡之路》启示人们，在自然生命境域中展开的一切人类文化活动都充满着富有美感的心性内涵，它将引导人不排斥却超越现实的物质世界而通达超然的“道”的境界，这种在“道”观照下的拥有时间三重向度和空间多元维度相融相洽的“适然世界”，给人类导出了“人活在上帝与牛顿之间”（余氏命题）的存在愿景。人生存于这种适然世界之中，可以在遵循“上帝”旨意的前提下与“牛顿”握手，也即不排斥现代化，并利用绿色科技以保护自然生态。南木子指出，疏离上帝和排斥牛顿是极端主义的两个方面，实际上都是违背宇宙自然精神和人类生存法则的。南木子以“浙中绿岛”武义范例佐证：现代生活与生态信仰并不矛盾，人的知性与诗性可以同在，关键是人如何用生态审美生存文化来陶冶人的心性，以确立审美存在的自我范式。事实上，现代人不是因穷困潦倒而失却家园以致无家可归，恰恰相反，是拥有富足的物质财富后因精神贫乏而失却家园以致无家可归。其原因就在于现代人只注重物质上的追求却忘却了精神的修养，以致除了钱就一无所有，成了一个“发而不达”、“富而不贵”、“有钱财没文化”的暴发户式的“精神贫困”群体。人要使自己变得高贵与发达的途径只有一条，那就是依照老庄思想旨归“返朴归真”，也即“回乡”——返归于最本初、无污染、非异化的“无何有之乡”。南木子的“回乡之路”将过去、现在与未来贯通起来，将个体、社会、自然融合起来，成为一个诗性与知性并在、精神与物质共存的具有适然

性的审美存在境遇,为现代人寻找和构筑了一个亘古常新的精神家园。“回乡之路”意味着从一种超越世俗存在观的更深广的存在中寻找可以安顿心灵,使有限生存向无限存在衍化的精神境界。这种精神境界,谓之生态信仰。生态信仰源于老庄的“返朴归真”思想,其要旨是人把自身还原于自然世界与万物息息相关、喜忧关联、生死与共的终极问题的思考,唯独如此,人类才能摆脱功利理性造成的生命之短与心性之轻的困境,把短暂脆弱的人生维系在一个厚重的价值底座上,在自然精神和生态信仰的烛照下走向无限的生命衍化之境。

总而言之,南木子先生的《回乡之路》对当今人们摆脱精神空虚、信仰缺失、无家可归之困境,修养自然无为、致虚守静、闲情逸致之心性,有着积极的启示作用——它呼唤大家,寻皈审美生存的诗意家园。

愿普天下之人漫步于充满美妙诗意的“回乡之路”上。

2010年10月16日于北京白云观

生命情怀的追寻

今年夏天,南木子先生从武义来杭州,交给我一叠厚厚的书稿,就是这部《回乡之路》,问序于我。对此我甚为错愕:一者我虽闻知他游心艺文,好学深思,尤其对生态美学有着浓厚兴趣,但并不从事专业学术研究,想不到他在繁忙的行政工作之余,竟然写出了研究专著;二者此书研究的是老庄生态美学思想,不在我专业范围之内。近年来,我因工作需要,对中外休闲观念、生态思想、生命哲学等有所涉猎,但并没有系统的思考和研究,岂敢贸然应承?只能敬谢不敏。但南木子先生不顾我的推托,坚持将书稿留下,希望我看过之后再说。

怀着敬重与好奇,我将书稿拜读一过,觉得颇有收获与感触,故不揣鄙陋,应作者之请,略为申说。

作者通过诠释老庄返朴归真、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等生态思想,按照自然而然的“天道”与无为而为的“人性”两条审美路径,并以“道性同构”的论述框架,分层次阐述了“物我同源”、“物我齐一”和“物我两忘”三个审美境界,最终指向“天人合一”这一中国传统思想中的至高存在境界。

作者认为,在老庄那里作为生命本原的“道”,独立而空寂、周行而不殆,是蕴藉于自然万物生命内核的氤氲之气、衍化之魂、创生之根,人只有通过心性的审美体验才能感悟“道”之真谛。正因为物我是同源的,所以审美创作必然是物我同化的过程,也即人的心性的观照与物态化的过程,是从人的审美心理特征出发,去感悟那些烙印着自己心性意

蕴最深的东西,以发现和表现人与物相契互融的精神内涵和恰如其分的审美意趣的过程。在中国古代诗人、艺术家的审美体验中,自然万象是审美感兴的源头,丰富多彩的物种生命和自然景观,是一切诗歌、艺术审美创作的源泉,是中国诗词曲赋、书画琴棋等文学艺术之幽深丰富的生命情调所产生的重要条件。审美创作活动是一种心性体验,需要人以整个心性去对自然进行艺术的审美感悟。这种心性体验的过程就是“返朴归真”的过程,即让虚静空灵、自由自在的审美心性去“游心太玄”,以完美地体验自然万物所蕴藉的生命本初之美。

“物我两忘”是一种空明澄澈的审美境界,也即是一种完全远离尘世、超越功利、摆脱一切现实羁绊的、身心完全自由的“天人合一”的境界。这种“物我两忘”之境的基本特征是自然造化与“人性”之间的无间契合。作者认为,通过自然造化和人的心性相互渗透与融合,最终能通达“天道”与“人性”的合一。“物我两忘”审美生存境界的理论基础,是老子的“顺道”观和庄子的“齐物”观、“逍遥”观。南木子提出,通达“物我两忘”审美生存之境,人必须保持一种虚空宁静的心态,也即要持守“静以体道”、“虚以待物”的审美认同的心性。即如庄子所曰:“夫虚静恬淡寂寞无为者,万物之本也。”(《庄子·天道》)动归于静,实生于虚,宇宙万物作为有形的运动变化的实体,最终必然要回归到“虚静”之中。所谓“虚静”的心性就是一种虚极静笃、恬淡宁静的心性空间,这是一种包罗万象的“太虚”之境,囊括万物的“无象”之境,老子称之为“大象无形”,庄子说其为“大美不言”。人有了这一心性空间,生活也好,艺术创作也好,就能在眉睫之前,咏吟之间,拥有整个自然。既而物我两忘,把自己托付于宇宙大化,让自己的生命完全消融于自然万物之中。南木子认为,正是这种“物我两忘”的审美体验,才使中国古代美学把审美活动的焦点瞄向人的内心世界,从而才可能通达“天人合一”的终极审美之境。

通观全书,读者不难发现,南木子的论述框架,是建立在两个思考维度之上的:一是中西会通的理论观照,二是知行合一的生命体悟。

中国传统哲学思想有一整套自足的概念体系和话语方式,理论思维不是以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进行演绎,而往往以象喻的方式加以表现,诸如“道”、“气”、“齐物”、“逍遥”之类,其内涵丰富深曲,具有易于意会却难以言传的特点。这样的理论范式,对于古人来说,不存在理解和接受的困难,但置于当代语境下,难免

有所隔阂。传统思想资源如何继承、运用？如何做到与当下有效的观念对接和话语转换？这既是一个应对现实需要的问题，又是一个关乎学术理念和研究方法的问题。南木子所做的，是将老庄思想置于如今甚受关注的生态学术域之中，将老庄思想与当代西方生态美学理论进行比照和融合。他试图以生态美学这一观念之维，对老庄哲学作出当代阐释，同时结合西方生态美学思想的演进史，来确立老庄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现实意义。中西方思想比较，是人文学术界常常采用的研究角度，当然算不得是南木子的创新。不过作者并没有简单地将老庄思想贴上西方和现代的标签，而是力求从本源上探寻中西古今思想的会通之处，从终极境界中归纳人类的生态意识与生命之思。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比较研究中，作者没有陷入现代化的迷思，而是揭示了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立场与老庄“天人同构”思想的根本区别。我以为这是此书的基本立足点，也是作者从真切的现实感悟中提炼出来的思想灵光。

人文学术研究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有的是从文献到理论，作纯然的逻辑推论和抽象思辨；有的则从现实感触到观念提升，将学术研究作为自我精神救赎的一种途径。南木子属于后者。他从小生活在农村，大自然的和谐生机和农村的淳朴民风是他精神深处的美好记忆。他的家乡武义，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优势，山川秀美，森林覆盖率达72%以上，有“浙中绿岛”的美誉，还有丰富的温泉资源，以及悠久的人文历史。然而武义曾是浙江八个贫困县之一，虽然近年来武义经济快速发展，但与周边经济发达县市相比，还是相对落后。三十多年来，中国很多地区经济发展的代价，往往是生态破坏和环境恶化，乃至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制约，这样的例子，已经不胜枚举。反过来说，武义至今能够保持良好的生态环境，倒是得益于还没有进行过度开发。南木子工作在基层，对此感受尤为深切，这也促使他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在这个物质化、快节奏的社会，人们为权势、物质利益而激烈竞争，搞得身心疲惫，那么人的快乐之源、幸福之根到底是什么？如何去寻找？他来到西藏圣湖纳木措，感觉恍如回到梦里的家园，徜徉于蓝天白云之下，青山秀水之间，他强烈感觉到，这是人类生命与大自然同节拍、共呼吸的理想之地。记忆中儿时美好的自然图景，化作悠远的生命召唤，从他心头响起。可是，这样的自然佳境正离我们的现实生活越来越远。南木子将自己的书名定为《回乡之路》，表达了他想回到梦里故乡，也就是回到人与自然和谐相依